

曾文正公書札

曾文正公書札卷十四

起同治丙寅冬月訖辛未七月凡五十二首

覆劉霞仙中丞

接到惠書以捻匪入秦囑派霆軍西援公義私情均不容辭惟聞秦中米糧奇貴有錢無市將士覩爲畏途而鄙人亦以霆軍素乏紀律入閩者有上杭闕米之譁赴甘者有金口棄舟之變恐其偶缺糧食遽生事端不欲奏令入秦反爲閣下之累亦因旬餘探報均稱賊卽回竄自後五日未接回竄之信乃檄霆軍由荊紫關入秦業經咨達冰案春霆之不願赴秦蓋有數端一則患米糧無出二則畏剿回匪牽連入甘三則懼歸左帥調度

凡人各有隱衷不能不曲爲一占而缺糧尤爲切膚之痛故於公牘中酌參活筆到萬分

已而出於此喬帥雖到與

心尙不能脫然同籍此卻如易及

三四之位動多悔吝不

同下何以處之鄙人所處與台端不

同前請開缺一疏奉

調理一月進京陛見擬於臘杪春初

北上展覲一以謝累年

厚之恩一以請辦捻不善之罪少

泉以湘淮軍餉無着不能離開江南仍籲懇於少帥之外另

簡使臣來豫接辦國藩亦始終畱營以散員周旋其間維湘淮

之軍心通吳楚之血脈絕不作置身局外之想再三面求不知

能邀

俞允否蓋握兵太久於軍心大有關係不得不委蛇求

全卓裁以謂何如承示詩歌諸篇蒼鷹詞曾由舍弟寄到讀過各篇風骨迥逸絕無衰老艱澀之態東坡謂陳氏精悍見於眉間豈山中之人哉政恐岵嶠山神仍有勒移之日耳

覆李宮保

頃接惠書并大疏敝處初二日一片與尊疏互相發明鄙意閣下不握星使之篆於事無損不握江督之篆則確有礙於大局僕不握星使之篆亦於事無損並不畱營照料亦有礙於大局惟另簡使臣來豫俾僕得略分重擔新使雖於淮湘各軍不熟然凡有調度在東則與閣下商之在中則與國藩商之在西則與賤兄弟商之似規模不至大變公則無損於數省之全局

私則鄙人得以臧拙養疴又不甚見棄於清議蓋七月以來反覆籌思而後出於此入對之時必更懇切陳之不知果蒙 俞允否任賴爲銘軍所困飢疲殊甚沿途逃散頗多拋棄馬匹器械亦不少此時若得鄂軍迎剿淮軍窮追當易得手尊疏謂仲仙軍務不長自是正論至請飭迅赴新任未免痕迹過重霞仙亦深以畱秦爲苦關防之送雖不急急然亦不宜太緩將來必爲左右力辭此篆另擇能者其得請與否自有命焉鄙人則決不更執牛耳謬長諸侯矣

覆李宮保

敝處覆奏之疏昨日已出於各事似尙不觸不背鄙人於江督

皇使協辦三缺決不冝以病軀尸位其閒故開缺之請卽十疏不獲而請之彌堅雖獲譴而不顧此外更求有益於大局無損於尊處之道摺末所請三事自以閣下薦賢籌餉布置後路爲妥如以令兄小泉調蘇撫或雨生署蘇撫而奏定鹽課鹽釐全餉淮軍不作別用當亦稍可敷衍照料之說不過以畱營自效藉塞清議其實不主調度賞罰之權卽全不干預矣閣下接辦僕固無不放心之處卽他人接辦僕又豈冝以無效之故將軍更攘臂而越俎乎總理衙門連來三咨三信國藩旣不回任全數移交尊處接辦此兩三月之內閣下旣奉專征之命料簡出省事宜而又有洋務吏治鹽政三者萬端填委想見日夜勞

勤然鄙人內度病軀外畏人言勢有不能代閣下分勞者乞亮之也昨專人送信言鄙意不再守沙賈兩河實見豫軍皖軍之不可恃子和中丞以九千人交宋鎮統帶游擊專以是爲撐持門楹斷不欲令其修防河干此外劣將羸卒守則必潰故國藩深知守河之善而不能堅持到底者此也

### 覆李宮保

寄諭令國藩回任而於疏末正文全未理會頃已恭疏覆奏力請開缺另簡江督明知此疏一上閣下必離江境餉項斷難應手然事機所值舍此別無奏法無已則請閣下密薦賢員布置後路此外尙有良策調動一二人可使淮軍不至飢餓否亦

由平日用人多取利平一路不能如左帥之布置後路堅強深固也然即使他人爲之亦決不至改弦易轍坐視淮湘各軍之貧窘而不顧閣下似可放心出境賤恙不能爲江督初非矯激之詞即使并無洋務而一日之精神已不能了一日之公牘豈可貿然攘臂下車貽後日悔任賴竄近安陸似將由隨棗出鄂回豫二劉皆已西行畱幼泉專防回竄山東之用何如

覆郭筠仙中丞

前得惠書猥以老年抱孫見賀稍稍裁復頃舍沅弟鈔寄尊函痛陳自宋以來言路之蔽讀之乃正搔着癢處船山先生宋論如宰執條列時政臺諫論宰相過失及元祐諸君子等篇譏之



特甚咎之特深實多見道之言尊論自宋以來多以言亂天下  
南渡至今言路持兵事之短長乃較之王氏之說尤爲深美僕  
更參一解云性理之說愈推愈密苛責君子愈無容身之地縱  
容小人愈得寬然無忌如虎飛而鯨漏談性理者熟視而莫敢  
誰何獨於一二樸訥之君子攻擊慘毒而已國藩自臨淮遭風  
後抱病月餘請假兩次十月具疏請開各缺蒙 恩准釋兵符  
交少泉接辦而令鄙人仍回兩江本任賤恙標症雖除本原已  
虧說話稍多舌端蹇澀不能多見賓客多閱文牘斷難勝兩江  
繁雜之任頃已兩次疏辭如不獲 命仍當再四瀝陳得請而  
後已受 恩深重義難以置身事外祇可畱營調養去歲所示

北陌東阡扶杖觀稼勢誠有所不能又聞吾鄉俗日奢靡百物昂貴保至提鎮副參者不甘家食躍然有鷹隼思秋之意而哥老會人數太多隱患方深閣下細察物理桑梓不至別罹惡劫否後進中有好學篤志之士否尊昆仲果足自給不須別圖生計否便中示及一二

覆黃恕皆侍郎

承來示述及佩衡兄言敝處儘可施展勿爲人言所撓仰荷關垂感甚感甚竊觀古來臣道凡臣工皆可匡扶主德直言極諫惟將帥不可直言極諫以其近於鬻拳也凡臣工皆可彈擊權奸除惡君側惟將帥不可除惡君側以其近於玉敦也凡臣工

皆可壹意孤行不恤人言惟將帥不可不恤人言以其近於諸葛恪也握兵權者犯此三忌類皆害於爾國凶於爾家故弟自庚申忝給兵符以來夙夜祇懼最畏人言迥非昔年直情徑行之故態近有朱盧穆等交章彈劾其未奉發閱者又復不知凡幾尤覺夢魂悚惕懼懼不測之咎蓋公論之是非朝廷之賞罰例隨人言爲轉移雖方寸不盡爲所撓然亦未敢忽視也國朝由翰林起家而諡無文者五人敬求開單見示鏡丈行述營中偶爾失之頃寄信至長沙找尋明春當可擬稿特學術荒陋不足表章有道耳

覆李宮保

奉初九日 寄諭仍係 溫旨慰留不得已暫赴徐州接印替  
出台端迅赴前敵以慰 宸廑疏中聲明兩三月內再疏籲請  
開缺大致仍循去年九月之議其籌畫糧餉軍械俟到徐與閣  
下商妥後再行疏陳其新正赴徐之疏則明日拜發矣劉松山  
由洛拔營援秦河陝空虛請閣下於劉楊周張四軍中撥一二  
軍協防陝州將來續爲入秦剿張逆之地畱鮑軍事辦東股一  
則霆軍不願西征恐生金口之變二則恐人疑閣下重淮而輕  
湘亦不可不略避嫌疑以示大公閣下新接關防亦以先滅東  
股爲要着高明想同見也

覆李宮保

同治丁卯

頃接惠書論霆軍及西北事均得事理之平惟國藩自度才力萬不能顧晉秦並不能籌直隸曾經五次具奏去冬以來憂讒畏譏尤甚於昔覺吾二人可不顧陝西而不能不顧山西賊一至晉則京師震恐吾二人同爲世所唾罵晉省軍政之壞不可名狀自海柯徂謝敝處亦深知無人可以撥赴河陝但以明季流寇入晉可爲殷鑒故寸心刻刻以山西爲慮其應否撥營防晉統俟相見再行面商仲良喫盡辛苦而功不甚著殊未稱意敝處不徑調者亦正爲此然此等人實不可得總須強之治軍耳

致陳舫仙

王方伯內召李公亦去位尊處當不甚製肘惟胡蓮舫以京  
而署晉藩公事頗生未必愜人意於中丞處尤慮難期水乳但  
於閣下防務諸事應手卽爲至幸閣下一函而二君去職以後  
恐爲眾所嫉忌務望倍加小心以勤廉謙三字自矢勤而不自  
言其勞廉而不自覺其介謙而出之以眞樸之氣乃不犯人之  
忌亦卽保身之道舍沅弟到鄂後裁撤多營易以湘勇密劾唐  
君旋及官相實由自信太過無敬畏之意今郭子美傷敗彭杏  
南覆亡而春霆亦與之齟齬又有暑中失火之變萬矢齊集眾  
謗交加僕深恐其憂傷太過或致心疾望閣下作函寄鄂多方  
寬慰尤望閣下於勤廉自持之外專在謙勤上用功并矢臥薪

籌膽之忱求於軍事中有所建樹一以免怨家之指摘一以代  
舍沅弟稍雪恥憤至囑至囑

覆李宮保

聞鄂中賊尚在陂孝一帶意欲偷渡漢水圖竄巴蜀若果渡漢  
則湘蜀皆震勢益燎原矣閣下雖未履楚督之任而目下鄂禍  
孔棘大旆似須徑駐襄德等郡以作士氣而保楚餉不僅爲分  
兄與舍弟計也捻患日熾已有石達開陳玉成盛時氣燄官軍  
不可再有疏失淮軍好用開花礮論者多謂於剿捻無裨請閣  
下悉心體察一番應否去大礮而加長矛又郭彭大敗似均無  
營壘可以退守應否仍用昔年修壘自固之法均祈卓酌國藩

在瓜洲守風二日今日用輪舟拖帶人江北征無功而時局口  
危真覺愧對江東望賢者爲我雪恥也

致李宮保

捻竄運東大局日壞恐言路不僅糾彈丁公亦或波及閣下尙  
望忍辱負重徐徐圖之僕前歲受任未滿三月 廷旨有因循  
疲玩之責亦由言路而發彼時頗懷鬱鬱只此不耐煩之一念  
遂至久無成效至今歉然閣下若遇棘手之際請從耐煩二字  
痛下工夫鑒僕之失或可了僕所不能了也省三有過人之聰  
明所慮者亦恐其棘手之際或不耐煩望公常以此二字勗之  
講求紀律禁止騷擾卽耐煩中之第一義亦淮湘二軍之令望



也

覆李宮保

接惠緘并鈔示與張青帥來往信三件捻匪已猛撲膠萊河沿東軍不可深恃勢必竄出再議倒守運河之局運河地段太長從前防守東岸則自桃源以下僅守成子河之橫圩二十餘里卽已直接洪澤湖今日倒守西岸則自桃源以下直至海濱添出五百餘里實無許多兵力可以分防就目前而論六塘河河寬水深自仰化集而下卽可無須陸兵防守就將來而論黃河以北之六塘河九月必將枯涸黃河以南之射陽河十月亦將枯涸是桃源以下五百餘里皆須陸兵分段設防安得此數萬

防兵且卽使阜甯以下之射陽湖不甚枯涸而自桃源至清江百二十里張漕帥部下兵僅數千已覺不敷分布自清江至淮安五十里自淮安至阜甯百六十里又豈僅王可陞之五營歐陽利見之三四營所能分布此二百一十里乎國藩觀青帥兩緘似尙近理而閣下覆子青之緘於桃源以下至海濱五百餘里籌算似未甚周詳卽桃源以上幼泉以十七營而防百七十里浙軍以六營而防五十里水涸時均嫌太單國藩反覆計算倒守運河之局兵數不敷甚鉅而自清江至阜甯二百一十里陽王兩鎮九營尤爲不敷分布此鄙人分內應設之防更不能不熟商者也請閣下再加籌審如果膠萊河之防被賊衝破則

須預派勁兵助黃王歐陽防守襄下河門戶倘待六塘河既涸之後乃議此着恐緩不及事矣特此細商敬乞裁奪

致王叶亭

自五月二十日大雨後農田霑足直至六月二十日雨止亢晴一月又有旱象七月之季連獲大雨若運河隄不潰決通省約有七分收成淮勇困賊於膠萊河之東北已及一月似亦可望得手余日夕所慮在此二事前此酷熱四十天深以爲苦幸戡事與賊情尙無惡耗此心得以稍寬紀鴻於五月二十六日起程赴省鄉試紀澤有稟來請示已令其於中秋後來此省覲家眷則無庸東來以余身體衰弱不欲久居此官也甥在京寓居

何處擇交果能得益友否勤儉敬信四字刻刻宜自循省進德修業皆以此四字爲體慎擇交游爲用榜發不中迅速出京來江如其中式余必付銀至京以資接濟

致李宮保

用兵之道最忌勢窮力竭四字力則指將士之精力言之勢則指大計大局及糧餉之接續人才之可繼言之目前可恃者自以銘鼎兩軍爲最然兩軍馳驅太久又屢次修牆挖壕皆認地段之最難者士卒之精力蓋將竭矣若再以該兩軍倒守運河必又認地段之長者難者軍士之力太竭恐以勁旅而變爲羸卒若銘鼎兩軍不認防運之責它軍尤無可恃爲淮軍略畱有

餘不盡之力必須決計罷防運之議永不築牆修濠除追剿之外或有休息之日縱不能爲淮軍保常新之氣亦不至疲癯而不可振願與閣下反覆圖之至後路糧餉僕與作梅籌畫今年尙可支持明年斷難接續須裁減步隊萬數千人方可爲繼而勢不終窮請閣下默爲預籌至以爲禱

致李宮保

事機不順之際要當寬以居之靜以待之不可過於焦急僕初接辦捻匪只認防剿十二府州實以江南餉力淮湘兵力鄙人才力三者不過如此而止厥后京師謗言紛起僕亦自亂其例自遷其說迄無一成今閣下當此艱危之局望將躁急鬱迫之

懷掃除淨盡將來或仍理舊說與各省分汛辦理諸候卓裁

致朱堯階

弟忝竊非分位極人臣不特少時念不到此卽咸豐七八年與閣下相聚亦不料晚節僥倖若是惟東南民困捻患方熾軍務一日未平則一日常在殃咎之中此身一日未死則一日難弛戰兢之懷閣下若聞鄙人有失德墮行尙望惠書規戒無少諱貸卽寒門子弟或有愆尤亦望隨時啟迪哥老會一案弟有告示但問其有罪無罪不問其是會非會嚴禁株累誣扳之風以靖民氣而舍弟澄侯不以爲然必欲搜剔根株竊恐愈剔愈多愈搜愈亂禍無了日求閣下勸誠澄弟不再搜尋靜以俟之

致王叶亭

賀勝臣同接到覆書近想三場完畢諸事愜意爲慰捻匪自膠萊河竄出以後蹂躪淮海一帶眾意不欲倒守運河李少帥採省三之說堅欲防運而殲之於東路蓋放之運河之西亦茫無把握承寄送襪枝服之甚好百換八十換者余意不欲多購嘗謂督撫等貴人無不好服襪茸珍奇之藥而卻病長年者殊不多見無不好收蘇黃趙董之書米倪唐仇之畫而眞賞實蹟者殊不多見故余於此二事不甚篤好不欲假充內行亦稍變富貴人之積習耳

覆郭筠仙中丞

捻逆之勢日張少泉始擬困之膠萊河之北聚而殲之海隅自  
七月二十日突出膠萊之外又擬防守運河遏之使不復西膠  
萊河僅三百餘里尙被衝出運河千有餘里更無把握自朝廷  
及三四知好皆勸其早罷守運河之議少泉亦知守逆良非至  
計惟舍此亦別無制賊之方淮勇疲乏已極而外閒之責言口  
苛捻黨之凶燄日熾江南民困已深而湘淮之正餉日增京協  
之雜款日迫以孱軀當此艱鉅實不知所以善其後鄙性畏熱  
自六七月來見客極少兩省調闔差者近二百員一概謝絕不  
見公牘都未細核似此瘵官曠職而其勢又不能遽爾引退內  
之慙沮外之殃咎蓋交生互發而未有已用是尤羨公之決計



不出無可易也移居皖南一節兒子紀澤信來亦有此意願天下滔滔孰是真可安處者近日兩湖無根之民紛紛至皖南開墾荒田將來沛縣湖團之亂肇慶土客之鬪必且見於皖南與其遠徙而同歸不靖不如安土以聽其自然麓西所陳鹽務比亦略見施行而洎無寸效如彼泉及舍沅弟帥鄂可謂至親矣而稍與之言抑川而伸淮亦不免長慮卻顧況其下用事諸人無不利川旺而淮滯者用是二年以來淮銷極疲而閣下又不肯來助我柰何柰何

致李宮保

僕自九月十六抱恙半月不出內室出辦武關監臨事件本屬

奉行故事而又爲雨泥所困殊增悶損琴軒九月初四之戰得  
閣下復奏一片始知其詳可敬可危以後銘鼎同剿一路當可  
立於不敗之地楊郭同剿一路少銘調度較優子美是否可統  
多營尙難預決目下賊竄泰安又將北擾濟青或截或追或防  
或剿竟無可操之勝算想見盡籌日夜苦思艱難憂瘁無人共  
喻來示謂中外倚鄙人爲砥柱僕實視淮軍閣下爲轉移淮軍  
利閣下安僕則砥柱也淮軍鈍閣下危則僕壘卵也至中外交  
涉之事半年以來僕皆循閣下之繩墨幸無新奇尋衅事件尙  
免隕越明歲換約應敏齋及各關送到條議敝處商之役嵐又  
臣加簽其上交二孫攜至總署聽候核奪大約有關商民生計

者但以爲民請命四字與之機實說去始終不移在我有真摯之情亦不致遽激各國之怒似與來示所謂貴有至理不掉虛機者稍相脗合卓見以爲何如眉生傳述尊論作梅論事不能曲折赴題於淮軍亦甚隔膜云云僕於淮軍瑣事好商決於作梅雨生兩君以後仍當親爲裁處斟酌出之

### 覆李宮保

前聞擊斃任柱之信外間頗疑不確僕得省三一函旋得閣下一函欣慰無似僕前不以倒守運河爲然今或將賴此以收大功昔年不以救援常熟爲然厥後克復蘇垣卽基於此可見軍事無險着斯無奇功不宜太平穩也日內續有勝仗否事機甫

轉正如大病初愈尤宜加倍慎重黃河之防振軒以爲有把握  
否閣下駐紮濟甯尙可照應黃防似不可再移南路未過驚蟄  
以前似可不弛黃防之兵聞梟匪全數投誠直隸兵力亦稍厚  
矣來示言籌餉有勞僕實不善籌餉今年僅得敷衍無誤者一  
則境內平安本省無耗費之巨款一則協餉斟酌別省無強奪  
之大宗入數則閣下所定之規模未增絲毫也婁鄧兩軍其將  
才不過昔年朱唐之流調赴山東未必得力畱鄂則稍資防禦  
頃陳由立等剋扣餉項又有東津灣之變令兄欲久畱於鄂而  
廷旨切催東征此軍或鄂或東應由閣下主持內而具奏應  
調之緩急外而商鄂出境之損益皆須閣下定奪僕但助催江

西協餉不管調度也僕近精力日積申酉後每有頭暈舌澀之症見客極少公牘亦難細閱頃兒姪輩前來省視略慰岑寂惟劉潘屢捷懷抱一開李鎮殉節壽卿因頓延綏山中則仍廬系懸懸耳

覆郭憲城

得十月朔惠書敬審以桑梓多故復出從事幕僚哥匪之外又有齋匪所在蔓延吾鄉未形之患誠不知其所極然亦只宜批卻導竅以無厚入有間未可概用斤斧陵節而施舍澄弟在湘鄉辦理哥匪則排擊不中理解徒足以堅脅從者從逆之心而梟桀者或多遁匿無辜者或遭刑戮國藩前恐激之生變寄書

邑侯劉明府概從寬弛頃又致函臚齋中丞申內嚴外寬之說  
在湘鄉專主一寬字其有真正頭目須予嚴懲者則拏解省垣  
聽候中丞委審定奪不知臚帥以爲然否竊意湘鄉果辦理得  
法則他屬之哥匪易戢哥匪辦理得法則通省之齊匪亦孤欲  
湘鄉之悉就範圍則生殺之權當操之撫帥湘邑不准擅殺一  
人獄訟之權當操之邑侯局紳不准擅斷一獄此湖南之福亦  
塞門私家之幸也望閣下佐中丞力爲主持他縣或可放鬆惟  
湘鄉舉動纖悉必使撫署呼吸皆知明以了之靜以鎮之或可  
化有事爲無事耳東路捻匪自十月二十四日擊斃巨酋任柱  
後賊燄日衰劉潘郭楊諸軍追至青州等處若果能大創數次

該逆進不得擄糧退不能渡運或當有投誠者直隸梟匪存者無幾而官相頃有署直隸之信不知印渠何故開缺近日厚霞筠沅次第去位而印復繼之吾鄉極盛固難久耶思之悚惕

### 覆李宮保

頃得初三日書鈔寄省三二十八日捷報知壽光瀾河大勝全股擒斬將盡卽日紅旗入奏大懋之後旋即大伸何其速也犒賞銀兩前接閣下信有飭備五萬之說昨已解去銘軍二萬茲續解四萬湊成六萬仍俟閣下犒賞文牘到日如數籌解軍事早了一月省卻無數巨萬賞項雖多決不敢吝常鎮畝捐無可指撥當從它處設法也僕日內本擬至揚州一行因聞郭中丞

自蘇來甯不知有何要件見商是以少畱候之

致周縵雲

前此面商前後漢書每卷之末一葉刻一戳記云金陵書局倣汲古閣式刻昨見局板尙未添刻請卽飭令以後各卷皆須增刻以前各卷可補者補之不可補者聽之僕嘗論刻板之精者須兼方粗清勻四字之長方以結體方整言而好手寫之則筆畫多有棱角是不僅在體而並在畫中見之粗則耐於多刷最忌一橫之中太小一撇之尾太尖等弊清則此字不與彼字相混字邊不與直線相拂勻者字之大小勻畫之粗細勻布白之疏密勻旣係長遠之局須請局中諸友常常執此四端與工匠



講求殷勤訓獎嚴切董戒甚至朴責議罰俱不可少自然漸有長進或寫手略分甲乙上下其食伏候卓裁至賣價不妨略昂取其贏餘以爲續刻它書之資請酌擬一價僕再核定張貼局門使人共知工匠之殿最賞罰亦請酌議條規卽度板開刷等事均立章程以便遵守宋體字書刻之精者如汲古閣樂府詩集羣經室集之類須覓一二初印存於局中以作榜樣吾輩兩心物色可也

致李宮保

省三創倒守運河之謀使此股殲除淨盡又苦追苦戰至三年之久實爲非常之功而三等輕車都尉僅與英中丞同賞勞逸

相去萬倍此閒公議多爲抱屈知渠必不能無鬱鬱且丁獲優  
實吳未允藩銜之請取意亦覺未愜閣下忍辱耐煩肅清中原  
雖不以勞浮於賞爲意亦必對省三而歉然不如意事十常八  
九古今往往然也然當鄂師屢敗之際膠萊潰防之時幾疑大  
局不可收拾淮軍不足備數今不及半載竟此全功中外同聲  
稱頌譏謗頓息則彼蒼之眷屬閣下與省三者甚厚尙望婉勸  
省三閔默含宏夷然忘之乃爲善承天眷善居成功至囑至囑

與李眉生

申夫在鄂屬吏樂其擺脫官場習氣同僚亦敬其清操到湘後  
輿望更勝於鄂固早知其必能如此但不知果能勤理公牘絲

絲入扣否東捻之平省三實箝奇功而賞未愜意李帥或不能  
無介介乃頃接渠書夷然不以置懷胸次廣博亦近日之進境  
也尊病雖深斷非竟不能痊者治之不可服藥過多靜坐調息  
所謂內功外功者試行一二徐當有效閣下向好爲詩詩中有  
一種閒適之境專從胸襟著工夫讀之但覺天機與百物相  
相悅天宇奇寬日月奇閑如陶淵明之五古杜工部之五律陸  
放翁之七絕往往得閒中之真樂白香山之閒適古調東坡過  
嶺後之五古亦能將胸中坦蕩之懷曲曲寫出僕自問胸次洗  
滌不甚後於古人而束縛塵埃曾不得宴處觀物作爲詩章一  
寫吾心之所謂浩然者私居深念常用不怡閣下襟度豁朗度

越流輩及此謝病閉關之時正好習靜尋樂以爲進德之方卽是長生之訣異日或仕或否皆將受用無窮若偶作詩篇抒寫胸臆則更補鄙人之闕憾矣

覆李宮保

同治戊辰

頃見大咨覆奏之件大旆卽日督率諸軍渡河北征公忠篤集視國事如家事良以爲敬而省三累年之勦勞緩急之可倚亦爲中敘一二絕無吞吐鬱悱之辭闌入豪端度洪而心細公私曲盡肫摯之忱經年不見德量彌自此遠矣張逆渡黃後壽鄆追剿屢捷聞火器拋棄殆盡賊頗窮蹙自入魏邢各屬千里平曠湘勇自難得手不知賊蹤近復何如以雄軍與楚師東西夾

政又有直隸晉豫之兵彌縫其閒殄賊之期計當不遠前此尊意欲借洋商銀兩以爲遣資如果辦成水師亦多應撤之營或須酌撥少許請尊處便中一爲附奏印渠獲咎之重專爲梟匪遷延乎六軍虛糜乎抑別有所謂乎尊處覆奏預籌修約疏乞鈔示

致李宮保

前讀閣下十二日覆奏一疏已斂手嘆服欽德量之闊深既又得讀十六日覆奏之疏又讀十九日惠書同人益相與佩慰且敬且仰念閣下受任獨難而進德獨猛難則恐尙有意外之責備猛則更無不可禁之風波然後知孟子所謂動心忍性增益

不能者殆專爲閣下此數月中言之願閣下堅持不懈增益之外更求增益歷盡危險坦途自此長矣

致劉省三

雨生中丞頃來此開出示閣下與渠書札二通不惟忠言懇論披肝瀝膽令人起敬卽其字裏行間一種英姿颯爽天趣洋溢亦使人愛不釋手惟少帥之於閣下實人閒罕逢之知己雖罕虎之於子產仲謀之於公瑾不是過也閣下縱有抑鬱未伸之抱未有怨及少帥詩所謂不宜有怒者也貴部若不渡黃北征終恐少帥勦名滅損且銘軍久駐灘上終非了義尙希內斷於心及早轉圜無任感盼

致丁雨生中丞

金陵小聚暢所欲言深以爲慰別後陰雨如故本日西風放晴  
或可暄暖兼旬保此麥稼馬穀山客稱浙漕缺少沙船辭意甚  
爲激切敝處咨請閣下親臨滬上經理此事蓋恐他人不能深  
知洋船之關鍵或致遲誤又聞台旌本有赴滬之意故爾冒昧  
奉商曉蓮接敏齋信言江蘇沙船已足敷用此後再有沙船完  
儘江北裝漕之用鄙意江北之米尙未到滬浙江之米抵滬已  
久卽舍已而先人亦顧全大局之道請閣下察看卓奪或將續  
到沙船先儘浙江抑或浙江與江北均令半用沙船半用夾板  
統候鴻裁敝處去年覆總署信以爲沙船運漕當可不致闕乏

如果遲誤殊愧慮事之疏望閣下彌縫而挽救之江甯七屬畝捐擬於閏四月初一開征僕恐畝數隱匿暫緩查造冊串閣下精於治事善於用人請多派廉明委員來此認真查畝並須諄囑各員預定賞罰不可慮與印官齟齬稍存客氣以致辦無實際至江蘇水師重在外海昨已與閣下詳晰言之請就近察看詢訪詳議章程以憑會奏

致陳舫仙

閣下此時所處極人世艱苦之境然古人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亦君子居易中之一端易需二爻處險之道曰衍晉二爻處險之道曰裕衍與裕皆訓寬也閣下宜以寬字自養能勉它其



心於寬泰之域俾身體不就孱弱志氣不至摧頽而後從容以求出險之方近來戍新疆者大約皆在甘肅不知甘省停甯尙有幾員部中催令出關者不知各案寬嚴何如令弟續查之作不至獲戾否系念殊深便中示及

覆李宮保

閏月四日在蘇州行次接前月惠書屬催省三赴營次日卽奉寄諭十一日抵上海專弁持函坐輪船至裕溪口登陸馳至劉宅守催十四日因會同雨生有覆奏之件卽附一片覆奏催省三事十五日輪船回甯十八日始接讀尊處請飭省三回營之奏與敝處一片微有不同蓋僕在滬晤徐薇垣翰臣詢及京

師物議於左右不無違言並稱省三之不出亦奉李帥之風指  
悠悠之論動達禁省聞之不勝憤悵故從此著筆欲以解釋  
朝廷之疑使知省三之歸不特非由帥意且有怨帥之情而  
後無知者不至以養寇自重妄疑尊處卽廷臣亦不至以有意  
遷延責備良臣也當時與兩生熟商頗費經營特恐樞廷以與  
尊疏不符增一疑團又恐省三仍不滿意堅其高臥之情其實  
省三謀略勦勞亦須有一二危語乃能聳動天聽也昌岐因  
接防者未到起行稍遲計本月必達張秋健飛亦當催令速往  
總在伏秋盛漲期內殲滅此賊則幸甚矣浙中助餉十萬四五  
兩關可以不誤

覆郭筠仙中丞

張捻盤旋直境官軍圍之於黃河西北運河東南運河自張秋以達天津正值夏伏盛漲斷難飛渡該逆拘窘十縣境內勁騎不能馳騁舞袖不能迴旋殲滅之期計當不遠各國換約尙無頭緒孫道士達之赴京華因總署咨請派員敝處札飭丁方伯應道二君會保二君之保孫竹堂及孫教諭文川本非愜意之作鄙人接晤一二次亦不深許倉卒無可使者遂以中駟應之聞其在京所陳說都不當於事理預籌換約各疏軍機中有與敝處書者頗言閩中沈公欲以翰林從總理衙門學習洋務倣學習河工之例識其大駭聽聞可見章京之內亦自是非雜出

言人人殊弛三成洋稅之說此間無道及者國藩昨在滬上曾  
一過洋涇濱領事處觀其迎候禮節初無惡意今年換約當不  
至更稱干戈來示謂拙疏不應冀億萬小民與彼爲仇之俗說  
誠爲卓識鄙人嘗論與洋人交際首先貴一信字信者不僞不  
誇之謂也明知小民隨勢利爲轉移不足深恃而猶藉之以仇  
強敵是已自涉於誇僞適爲彼所笑耳時名之不足好公論之  
不足憑來示反覆闡發深切著明鄙人亦頗究悉此指而又因  
王介甫之闕深精確卒以持之太堅詒譏百世用是徘徊其間  
僅默默以自葆願與閣下一證此義

覆何子貞

接奉惠書並得寵賜大集伏承興居多祐纂簪彌勤魯殿靈光  
薄海欣其健在謝家蘭玉繞膝盡是詩人深慰瞻企之私惟子  
敬同年人琴遠喪致傷老懷尙望強自排遣頤性葆真至以爲  
禱尊集奉讀一二盡取古人之精華而一不襲其貌竟不能舉  
一家以相擬惟博綜眾流才力富健則於近人曝書亭集爲近  
其天機橫溢孝友篤摯時有度越竹垞之處特酬答之際不擇  
勝流閒有俗題揮斥之餘不耐矜鍊斯又遜於朱氏者鄙人於  
詩致力甚淺不敢作序以駢鴻編聊貢其愚仰希鑒裁此閒自  
刻船山遺書後別無表章前哲之刻李帥飭局刻諸經讀本國  
藩回任後繼刻三史計冬閒乃可斷手開刷時當以初印本奉

寄台端儀禮正義板不知現存何處吳帥入覲南旋聞當由金陵泝江入蜀會當一詢究竟江浙學人近歲似以俞蔭甫爲冠所著羣經平議諸子平議往往精審軼倫惟年未五十成書太速刻之太早閒有據孤證以定案者將來仍須大加刪訂吳子序遺集其從弟子登刻之廣州昔年所刊喪服會通說卻未重刻各種似不如喪服之精其家式微特甚良可憫念令姪性泉之事久經函寄少泉尙未具奏渠比當危疑盤錯之時未便催促世法所束解脫良難然終當令其湔被無垢重履亨衢也

致李宮保

前因上海商人稟請減釐曾飭台局核議擬於八月酌減蓋計

其時直隸當已肅清也厥後蘇州連日大雨丁中丞率屬步禱  
商民遮道環訴求免釐捐兩生遂允普免鋪捐每月三萬串有  
奇較之敝處擬減之數更多蘇局減數既巨滬局亦不能太少  
計兩處入款所少殆近五萬然前敵餉項必可按月趕解足數  
不至缺少請釋廬念都帥昔在揚防於台端微有不滿然文忠  
素稱其忠樸善良茲同辦大事當不致稍存芥蒂便中示及一

二

### 致郭意城

此閒春霖注溢二麥歉收入夏尙苦雨多各城虔禱頃已霽晴  
一月而蛟水四出積潦淹稼及颶風破壞海濱田產者日報不

絕大約交率不及七分收成所幸附近兩湖江西浙江皆告大  
熟或於餉事不至甚窘鹽務全無起色卽皖岸西岸亦更遜於  
丙丁兩年誠如來示非奏禁川粵兩私必無轉機然鄂中官商  
上下無人不願行蜀榷者川鄂之交甚固其相求甚殷正恐奏  
停之後徒減鄰稅之入款無益淮鹽之銷數是以徘徊不肯遽  
發麓西之退私事固自鬱鬱公事亦殊不愜適鄙人亦累月焦  
悶見鹽務之牘則閉目判之而不復厝意於其閒次青被蜀帥  
所劾聞已引疾謝事不知果還長沙否渠所著國朝先正事略  
同時輩流中無此鉅製必可風行海內傳之不朽惟帶兵實非  
所長從此善刀而藏則大妙矣連日頻得捷書直隸捻股一二



月內定可殲滅茲堪慶幸者也

覆李宮保

差弁回接惠書具悉一切據該弁言尊體康勝精神不倦幾於  
五官並用夜以繼日可慰亦殊可念尊處奏張捻受傷厥後各  
軍受降極多想六月之杪必可蕆事都帥前在江北聞有纖芥  
之嫌乃竟能盛推尊處主持一切豪無爭功妬能之意雖奉  
敕派歸渠調度諸軍聞亦從不輕調厚德大度令人欽感大功  
成後台從自須入京展覲將來由江赴鄂或可一圖良覲凱撤  
各軍僕當與兩生力籌遣資如不應手或借浙江十餘萬而指  
滬釐陸續歸款借江西十餘萬而指鹽局陸續歸款仍畱淮勇

二萬餘人明年再議去留尊意以爲何如今年各路大熟襄下河亦豐收此閒禾遲尙望再晴一月乃告有秋然民間已傳樂歲之聲矣尊處少一奏疏好手茲有薛撫屏福辰者貴同年曉帆之子工部員外供職多年會試後因貧告歸學問淹博事理通達用特薦至尊處作爲奏疏幫手雖渠於奏牘素非所習然輩行較晚心懷虛受閣下隨時訓迪數月後乃可脫手爲之三年之艾貴及時而早蓄憑依之雲在噓氣而自爲已令趨謁左右知必邀青睞也

覆丁雨生中丞

頃奉大咨以沙洲查辦一案前次告示有未妥者另出第二次

告示會印飭發鄙人籌思數日督撫會銜告示本不宜朝令暮  
更而前示既多窒礙又恐第二示仍行不動不得不斟酌詳慎  
詢之此間官紳於沙務均不甚了了因就各屬印委各員會稟  
沙洲情形並其冊摺粗加審度大約老額項下宜分三層有應  
升科轉則者卽有應豁除減則者有不增不減照舊則完納者  
新承買項下亦宜分三層有可令繳四錢者亦有宜少繳者有  
全不可繳者必此六層分得清楚庶幾條理精密大服民心然  
此六層均於告示中說出則入款極少爲時頗久恐所收者不  
敷局費之用竊觀閣下近日居心行事專從愛民上著筆此次  
沙洲要務若不取民之財而能息民之爭安民之業則造福無

窮其陰德之鉅當可與清理積訟千餘並論也至前示未說出此六層第二次忽然補說應如何立言而後不觸不背尙希卓裁抑或於六層中少說一二層又或了然說出豪無遮飾使人知前示則兼惠訟籌餉二義後示則專重惠訟不重籌餉亦不失爲光明磊落之所爲數者均聽鴻裁酌定各屬委員稟復者江陰縣最有條理武進縣最爲顚頂尊意以爲何如

覆彭宮保

昨接惠書以捻逆肅清見賀髮捻擾亂十餘年今中原重覩太平一塵不驚聖主之福敷天之慶吾輩曾履戎行者尤爲歡抃無量鄙人開缺之疏亦在秋閒可發矣長江僅畱五卡本不

優裕然五省共此一軍未便偏枯且將來各省裁卡既多則五卡之人數必遠勝於今日或不致於短絀水師全案先送三十分至尊處俟將來多刷再行補送老友吳南屏兄前與僕同游蘇滬相得極歡茲慕大名過訪幕下特派礮船送之過裕溪後仍求飭礮船節節護送俾老人還湘無驚無阻感荷多矣

致許仙屏

正封函聞李少帥已拜協揆之命爲之抃慰自去秋以來疑謗紛乘少帥寵辱不驚禍福不計心靜力堅卒能艱難百折獻此奇功不特雄才過人其德量實已大進次青在黔屢著勲績告養回籍不知仰邀 俞允否頃得渠函寄所著先正事略

索序博雅公核近數十年無此巨製僕自甲子以來嘗悔昔年  
參劾次青爲太過又以剿捻無功引爲愧憾今大功出自少帥  
而次青光復舊物篋有傳書曩日同袍不至苑枯懸殊似鄙人  
兩端愧悔漸可以少減矣

覆李中堂

接中元日惠書具承一切協揆酬庸之命恰如人人意中所  
欲出此聞朋好多以李府之登庸爲曾氏之大慶紛紛來賀斯  
亦一時之佳話也自去秋以來波瀾迭起疑謗不搖寵辱不驚  
卒能艱難百折了此一段奇功固自可喜德量尤爲可敬從此  
益宏偉度渾涵圭角有忍有容退藏於密古人所稱勲績蓋世

而人不忌庶近之矣遣撤之資已奏借西浙鄂省銀五十萬兩未審得邀 俞允否報銷之事自三年七月至四年五月僕與閣下各自開報自四年閏五月剿捻起僕與閣下併作一局造報茲將敝處報銷摺稿鈔呈台覽請閱核後卽於近日寄還不妥之處請爲簽出擬重陽前出奏後僕卽起程北上也報銷部費擬以三釐爲率至貴不得過四釐蓋剿捻自四年五月至今年年終止餉項將近二千萬以三釐計之則費須六萬三釐半計之則須七萬四釐則八萬矣其三年七月起至四年五月髮逆報銷僕與尊處兩案亦近千萬統計之所費亦殊不貲如部吏於四釐尙不允許則僕與閣下當再四頂奏竟不花一錢矣

閣下此次在京請卽託人說定敝案九月出奏尊處今冬出奏其剿捻之案則明年接辦矣來函云重陽前後出都僕擬重陽後自金陵起行若不能在清江相會則恐彼此錯過應訂定皆走湖路由滕縣以南至韓莊宿遷等處陸則傍運河行走或僕亦乘舟至濟甯則不至於交臂失之仍懇台從於出京時示一確信至要至要老湘營勞苦過甚壽卿尙未昏嫻似應令其回籍遣撤數月後另募西征乃能得力

致馮敬亭

夏間小住吳門飫聆至言恩恩告別不盡依馳比審道履康娛高文日富居無塵躅篋有傳書企羨何極國藩承乏江東毫無



裨補茲復量移三輔仍任艱鉅衰遲多病隕越堪虞昔年曾議  
長江水師章程前無成法事出肌造不待時久卽慮弊生私衷  
久已悚切茲復會議江蘇水師章程本有舊制可循而新章更  
改頗多尤恐有變法之名而無救時之實素仰閣下衡量古今  
規模宏遠而調理密微特將摺稿並兩清單寄呈台覽尙希釐  
訂改削速日寄還冀免大戾幸甚

覆李中堂

前接九月二十三日滄州惠函頃又接十月初七日東平州賜  
函並鈔示一件奏對皆平實和厚名臣氣象流溢行閒固宜舉  
服其謙冲 九重祝其多福佩慰無涯報銷部費多至一釐

三毫則吾兩人三千餘萬共須四十餘萬何從得此巨款自行  
奏請免其造冊與三年六月 諭旨相背殊難立言只得仍用  
拙疏冒昧一奏且待部駁之後再作道理揚州教堂一案頃始  
查辦就緒聞洋人兵船定於十四日起旋出口不知現果離揚  
州否內人病已兩月勢殊沉重國藩擬於二十五日起行擬在  
下關以下燕子磯以上停泊二三日乃可長行聞台從於日內  
可至清江欲相聚爲三日之談不願在城內繁囂之地或在燕  
子磯或在瓜洲三汊河舟次較爲清曠而僚屬之迎送吾二人  
者亦尙方便請閣下於二者之中酌定一處迅速見示在燕子  
磯則僕少延候在三汊河則閣下少爲延候撤勇經費約計已

可敷用清補欠餉僕於七月間曾有三月半之說蓋就今春各營補發三月而酌加之後聞台端南來親自料理此說遂未昌實於眾或各軍一律或略有參差悉候卓裁

覆郭筠仙中丞

七月得讀惠書並大箸縣志彙本以校勘未遑卒業遲久不報頃又得九月賜書敬承所示縣志誠爲傑構直欲以一邑而備具天下政治之得失古今典章之要最納須彌於芥子決治忽於片言曩嘗服山陽魯通父近作邳州志清河縣志之精當尊箸又別出機杼各擅勝場惟微窺尊指稍有炫博之意故於吏書刑書五行略等篇妄有簽商未審果當於理否讀藝文略知

閣下近著甚富經史子集四部皆有纂述數種博而知要敏而  
不倦殆韓公所信爲文書自傳道不仗史筆重者耶國藩精力  
日衰老而無成久處崇高之位酬應紛繁一月之中與古人經  
籍相對曾不數日頃量移三輔 朝廷蓋以積疲之區責以整  
理之效不知孱軀頑鈍難供驅策拙疏屢稱不能多閱公牘不  
能接見賓僚未蒙信納頃於冬月初四日北上展 覲鞭跛  
而登太行隕越實在意中左帥表劉壽卿之功謬及鄙人論者  
謂其伸秦師而抑淮勇究不知其意云何也

致李中堂

執別經旬繫念無已鄙人至清江本擬登車長行適大雪堅冰

尙須少爲停候長江水師餉需五省各十六萬雖未具奏業經會咨定案昨劉韞帥來咨以湖南援黔欠餉極巨暫難供支長江一款請俟援黔事竣再行籌解等語湖南欠餉之多亦曾聞之惟長江旣經分撥一省不出全省皆散不得已設法通融擬令湘鹽督銷局墊出數萬以補湖南之不足業經函商馬穀帥及韞帥矣兩湖共出三十二萬交湖北鹽道庫記曾算過每年餘剩銀四萬有奇將畱爲置辦子藥之用目下子藥尙多無須添辦湖南能出銀十二萬已足敷用或湘庫六萬鹽局六萬請閣下與韞穀二帥商定通融二三年後仍當從長計議長江經制昨拙疏有請沿江督撫續議之語他人或情形不熟或研究

不苦未必能入木三分敬求閣下逐細推敲一則彌縫鄙人之  
闕失與其爲後世所議不若吾輩及身更正一則預籌防海之  
遠謀船則舳板長龍廣艇輪舟分投並造器則槍礮炸彈子母  
機器一一學製人則閩粵甯波之善戰操舟者廣爲收養洋人  
亦閒收用而尤須用三江兩湖之人令其慣於舟居狎於航海  
僕定長江章程所以諄諄以不許登岸爲第一義者正以江楚  
之人不常舟居不能涉海故也縱使輪舟果極精堅若吾三江  
兩湖之將士不能履海洋如枕席終不能保長江之險要不能  
防江蘇之洋面欲令將士履海洋如枕席須先令住江船如室  
家此國藩微意之所在頃又諄囑昌岐質堂輩提鎮每月須有

半箇月居舟副參游須有二十天居舟都守千把則終年日日居舟以習勞而爲由江入海之漸閣下議覆江蘇水師長江水師章程請從此處著眼否則一旦有事僕與閣下責無可辭屆時再求江楚之將狎海之士難矣略陳愚見尙望閣下任其事而掩其迹宏其規而密其思幸甚

與黎蓴齋

同治己巳

接手書汲汲以修名不立志事無成爲懼有屈正平陶士行之風良堪敬仰至以建樹無聞遠用皇皇則殊太早計三十三歲甫及壯年古來如顏子立德周郎立功賈生立言均在少壯然千古曾有幾人其餘賢哲代興樹立宏達大抵皆在四十以後

耳以仲尼之聖而不惑亦待四十今來示以惑之滋甚急思祛  
疑似聞道更思早於魯叟斯可謂大惑也三史通鑑次第卒業  
爲學之大基已立若能精進不懈博覽而約守資深而居安終  
有灑然自得渙然冰釋之日殆非他人所能共喻至於朝夕升  
斗之謀則丁中丞道出此閒當與之一熟商此等亦有運命大  
囊之說頗省記否

致倭相國

前因二麥歉收永定河決口猶冀秋稼豐稔少資補救乃七月  
亢旱過久秋成又復災歉公事不順官民交困練兵旣尙無頭  
緒治河亦茫無把握卽吏治清訟一事亦因歲歉之故不能處



處巖切催督到任半年略無寸效抱愧何極精力久已衰頹近  
尤意興銳減古人所謂不學便老而衰殆其驗矣此邦不乏名  
賢明世如楊趙鹿孫輩皆以豪俠而入聖哲之域今則遺風邈  
然而淫亂滅倫之案層見疊出人才日少風俗日薄所關匪淺  
前飭各屬保舉人材現亦次第來省自慙學業百無一成不足  
以引導多士思欲得一德成而學富者爲多士之楷模或作出  
長或別爲位置總求莊敬摯懇與士類旦夕切磋士氣果振薄  
俗或藉以漸變雖明知收效迂遠然不敢竟置之不講也老前  
輩當世儀型羣流歸仰敬乞代爲畱心凡學徒所崇奉者德望  
固爲先務文采亦不可少不審尙易於訪求否

覆李中堂

頃聞台旆臘杪已至武昌令兄聞於正初自杭起程若至鎮江  
用輪舟拖帶則鐙節後可昆仲相會矣黔滇均非堅敵以淮軍  
臨之當有泰山壓卵之勢惟不難於籌兵而難於運糧礮械百  
物由武昌運去動在三千里外不知閣下擬由四川進兵抑由  
湖南進兵兩路艱遠相等而三峽之險過於洞庭則糧械似以  
由湘爲稍易直隸上年所以晏然無事實賴銘軍分駐保定張  
秋南北鎮壓弭患無形今閣下南征自須調銘軍前往以收駕  
輕就熟之效此間諸君子日商此事振軒作梅兩君則謂宜畱  
樂山帶現駐保定之步五營馬三營拱衛畿輔而以子務所統

張秋各營入黔樂山則謂若果留渠在此當再留現駐臨清之繡學義三營乃敷調遣調甫則謂宜並留于務樂山在此而請省三另募三廳山等之勇庶地利與人情相協鄙意留樂山帶步五營馬三營在此若更以張秋之馬隊三營益之則在丁廉訪粗足自立而於畿輔局勢亦足以資防禦而銘軍割去馬隊六營步隊五營雖已分其精華而於征黔尙無大損以黔中步皆山馬隊本無用武之地也直隸練軍之舉於原留四千人外又令傳軍門於古北口彭楚漢於保定譚勝達於正定各練千人漸上兒戲斷不足恃茲恐銘軍遠行擬令彭譚各招練馬勇五百未知足制突起之土寇否厚菴遠訪春靈郭樂山曾於

夔府見之據云乘扁舟而往非徒步也春靈英風壯氣自是一時名將然使專制一路用人理財操持全柄尙恐非其所勝若歸閣下節制閣下統全軍由湘入黔靈領偏師由蜀入黔糧餉藥械皆由尊處籌備運解或不至於僨事厚菴總統海上輪舟練兵事宜自非諸將所及七年秋聞沈幼丹中丞曾以此見商僕恐厚菴無意用世又曾任兼圻未必肯降心相從僅就舟師一將之任是以不甚厝意今觀其遠訪春靈似猶悔隴事黯黯思更一奮澠池之翼尊處接春靈回信幸以見示當專函往商也

與張廉卿

前年在金陵閣下屬作尊公墓志曾以節略見示近日檢尋未  
得不知雜置何處便中求另鈔一紙見寄爲荷拙文陋劣今年  
六十此後但有退境斷無進境然好學能文如閣下者私心傾  
企無已尙欲一竭其愚表章先德此聞惟存之常有述作摯甫  
亦不多作加以天氣終年亢旱有大命近止靡瞻靡顧之象僚  
友亦相對失色正不知春夏之交作何景況也聞河南山東均  
得透雪鄙人德薄致轄境民不聊生迴思生平尤悔叢集卽今  
還事倣惕冀補救於桑榆尊處如有所聞尙乞寄書箴其闕失  
幸甚

覆李中堂

同治庚午

令兄想將到鄂多年契闊二難會合方承戲綵之歡又有絕裾  
之別北山賢勞之感想賢哲亦不能無情至以爲念丁樂山統  
馬隊六營步隊五營畱防畿輔劉子務統步隊十五營從征黔  
中鄙意幸與尊見不謀而合本可卽檄張秋臨清諸營星速南  
行惟前因回氛東竄陝境金積堡諸軍糧運梗塞此間僚友卽  
有請准軍暫緩征黔先顧西北之議初三日聞壽卿陣亡之耗  
而持此說者愈多作梅振軒諸君屢勸敝處以此入告僕思台  
旌苟不西征而專派淮將入關旣無堪膺此任之人若台旌遽  
議西行則左公並無失機豈宜忽爾易帥若兩帥並辦一道則  
七年同事剿捻亦可暫而不可常之局僕辦捻無功至今內慙

此等大政實不願輕於發議惟聞金積堡官軍糧道已斷即使  
壽卿尙在亦當退軍就糧苟糧竭而師潰不久恐有惡耗苟糧  
道幸通而軍心完固不久亦當有佳音再少候半月靜聽消息  
如有惡耗則准軍入關之議當自樞廷發之如有佳音卽於二  
月杪檄令銘軍由皖赴鄂蓋自張秋赴秦則須由彰懷洛陽以  
達潼關赴鄂則須由曹宋潁六以達黃州程途迥異不可不豫  
籌也子務樂山皆係好手省三知人善任宜其所向有功今歲  
畿甸麥收業已失望但盼二三月得大雨雪秋禾當可播種猶  
足維繫人心否則千里嗷嗷何堪設想

覆郭筠仙中丞

正月中旬接意城親家信告依永之變旋接臘月十八惠書並鈔詩一本賦一首事略三紙盡一紙讀之愴惻不可爲懷比卽爲墓志銘脫棄後塵陋不堪覆視卽思改爲之迄今已將一月心如廢井竟不克更爲當意者遂將此稿鈔呈台覽乞如芟正上石以依永之仁慧又念親家之傷懷憫弱女之早寡百緒悽悵而拙文乃不能道達千一甚矣鄙人之衰也其詩序俟閣下編成卷帙後續行屬草或者心清意暇當稍勝於此以慰盛懷耶依永之詩每有打破後壁之語了知身世之無足控搏自非少年人所宜然亦不謂遽止於此國藩北來以後亦無佳況內人目疾已篤無可挽回鄙人目光益蒙不復能觀書作字回思



生平術業百無一成加以直隸上年終歲亢旱今年麥秋又已  
失望千里嗷嗷莫爲之所自愧有點斯位久處穹官只播其惡  
於眾耳承示將彙刻宋以後儒先遺書而令僕參究要略是真  
問曰於盲而不計扣槃捫燭者之窮於對竊以纂敘先儒之事  
實則全氏宋元學案黃氏明儒學案及次青先正事略等書搜  
采粗備若必盡求諸儒著述而仿張清恪之例彙刻巨編則無  
論訪購不可徧求即使全數得之不擇而刻之卷帙固不勝其  
繁芟節而刻之則孝先之芟節已爲有識所詬病且所貴儒先  
之書謂能示人以爲學之軌塗若者正路若者歧趨懸之不移  
之鵠而辨其豪釐之差若無一定準則既似散錢委地爲知德

者所不貴若有不易宗旨則進退百家亦非數十年不能卒業  
惟取所尤好者酌加評騭而先刻一二種其餘則俟日力果長  
而次第及之是或一道也至謂賀唐胡朱諸君皆善人而無後  
則天人感應之故古今久無定論僕則謂君子畏天安命莫篤  
於張子西銘所謂恭如申生順如伯奇因來示及此已於依永  
銘中泛論之矣省志局事比尙攬其全綱否霞仙於三禮欲有  
所譏述不知曾否創稿遠道欽企悵悵無涯

覆劉霞仙中丞

十二月初接八月二十六日惠書及繹禮堂記敬悉興居康勝  
勤學不倦所居疑在蓬島之間置身若在周秦以前非泊然寡

營觀物深窈翫希聲而友前哲殆未足語於此肇究三禮洞澈先王經世宰物之本達於義理之原遂欲有所撰述以覺後世之昏昏甚盛甚盛欽企何窮國藩於禮經亦嘗粗涉其藩官事繁冗莫竟其業所以沮滯而不達者約有數端蓋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郊廟而郊祀裸獻之節宗廟時享之儀久失其傳雖經後儒殷勤修補而疏漏不完較之特性少牢饋食兩篇詳略迥殊無由窺見天子諸侯大祭致嚴之典軍禮既居五禮之一吾意必有專篇細目如戚元敬氏所紀各號令者使伍兩卒旅有等而不干坐作進退率循而不越今十七篇獨無軍禮而江氏承秦氏蕙田所輯乃僅以兵制田獵車戰舟師馬政等類當

之使先王行軍之禮無緒可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古禮殘闕若此則其他雖可詳考又奚足以經綸萬物前哲化民成俗之道禮樂並重而國子之敎樂乃專精樂之至者能使鳳儀獻舞後聖千載聞之忘味欲窺聖神制作豈能置聲樂於不講國藩於律呂樂舞茫無所解而歷算之學有關於製器審音者亦終身不及問津老鈍無聞用爲深恥夫不明古樂終不能殫究古禮國藩之私憾也郊廟祭儀及軍禮等殘闕無徵千古之公憾也是皆用以自沮而不達者也所貴乎賢豪者非直博稽成憲而已亦將因其所值之時所居之俗而創立規制化裁通變使不失乎三代制禮之意來書所謂苟協於中何必古人是也

然時俗亦有未易變者古者祭祀必有主婦聘饗亦及夫人誠以在宮雍雍斯在廟肅肅妃匹有篤恭之德乃足以奉神靈而理萬化所謂有闕睢麟趾之精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也自陽侯殺繆侯而大饗廢夫人之禮後世若以主婦承祭則驚世駭俗譏爲異域然全行變革則又與采蘋采蘋諸詩之精義相悖古之宮室與後世異議禮之家必欲強後代之儀節就古人之室制如明史載品官冠禮幾與儀禮悉合不知曰東房西牖曰房內戶東曰坵明世已無此宮室也然稍師儀禮之法則室庭淺陋必有齟齬而難行者誠得好學深思之士不泥古制亦不輕徇俗好索之幽深而成之易簡將必犁然有當於人心國

藩於昏喪祭三禮亦頗思損益涑水書儀紫陽家禮纂訂一編以爲宗族鄉黨行習之本守官少暇不克斟酌禮俗之中卒未能從容爲之斯亦自沮而不達之一端也閣下山居靜篤將爲禮經發微及或問等書何不先取此三禮撰著鴻篇使品官士庶可以通行用今日冠服拜跪之常而悉符古昔仁義等殺之精尙亦淑世者所有事乎來書又以文章欲追歐陽公輩而與之並而志願有大於此者將決然而棄去抑兩利而俱存就鄙人而卜取舍國藩竊維道與文之輕重紛紜無有定說久矣朱子讀唐志謂歐陽公但知政事與禮樂不可不合而爲一而不知道德與文章尤不可分而爲二其譏韓歐裂道與文以爲兩

物措辭甚峻而歐陽公送徐無黨序亦以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分爲三途夫其云修之身者卽叔孫豹所謂立德也施之事見之言者卽豹所謂立功立言也歐公之意蓋深慕立德之徒而鄙功與言爲不足貴且謂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皆爲可悲與朱子譏韓公先文後道譏永嘉之學偏重事功蓋未嘗不先後相符朱子作讀唐志時豈忘歐公送徐無黨之說奚病之若是哉國藩之愚以爲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苟爲無命雖大聖畢生皇皇而無濟於世文章之成否學問居其三天質居其七秉質之清濁厚薄亦命也前世好文之士不可億計成者百一傳者千一彼各有命焉孔子以斯文

之將喪未喪歸之天命又因公伯寮而謂道之行廢由命孟子亦以聖人之於天道歸之於命然則文之興衰道之能行能明皆有命焉存乎其閒命也者彼蒼尸之吾之所無如何者也學也者人心主之吾之所能自勉者也自周公以下惟孔孟道與文俱至吾輩欲法孔孟固將取其道與文而并學之其或體道而文不昌或能文而道不凝則各視乎性之所近苟秉質誠不足與言文則已閣下旣自度可躋古人又何爲舍此而他求哉若謂專務道德文將不期而自工斯或上哲有然恐亦未必果爲篤論也僕昔亦有意於作者之林悠悠歲月從不操筆爲文去年偶作羅忠節李忠武兄弟諸碑則心如廢井穴蔓無似乃



知暮年衰退才益不足副其所見矣少壯真當努力光陰邁往  
悔其可追姻丈於上年六月改葬行述未蒙寄到若果爲銘章  
必不足稱盛意南屏亦已衰頹共游衡疑之說果踐約否筠仙  
修通志之議事甚浩博未易卒業近又喪其愛子憂懷何以自  
遣寒門已嫁四女三家未得生子郭氏女生子而早寡感愴無  
涯內人失明之後諸病叢集醫藥相尋家婦亦多病次兒於元  
日得舉一子差爲忻慰賤軀倘遺惟目光日蒙於花鏡之上又  
加一花看字尙如隔煙霧直隸終年亢旱去秋未種宿麥今歲  
夏收失望疆吏對此如坐鍼氈公私子子都無好懷南望故鄉  
恨不得屏棄百事從閣下一豁襟抱也

覆吳南屏

同治辛未

三月初旬奉復一函想已達覽旋接上年臘月惠書并大箸詩文全集各五十部就審履祺康勝無任企仰大集古文敬讀一過視昔年僅見零篇斷幅者尤爲卓絕大抵節節頓挫不矜奇辭與句而字字若履危石而下落紙乃遲重絕倫其中閒適之文清曠自怡蕭然物外如說釣雜說程日新傳屠禹甸序之類若翱翔於雲表俯視而有至樂國藩嘗好讀陶公及韋白蘇陸閒適之詩觀其博攬物態逸趣橫生栩栩焉神愉而體輕令人欲棄百事而從之遊而惜古文家少此恬適之一種獨柳子厚山水記破空而遊并物我而納諸大適之域非他家所可及今

乃於尊集數數遘之故編中雖兼眾長而僕視此等尤高也與  
歐陽後岑書中論及桐城文派不右劉姚至比姚氏於呂居仁  
譏評得無少過劉氏誠非有過絕輩流之詣姚氏則深造自得  
詞旨淵雅其文爲世所稱誦者如莊子章義序禮箋序復張君  
書復蔣松如書與孔撝約論禘祭書贈撝約假歸序贈錢獻之  
序朱竹君傳儀鄭堂記南園詩存序綿莊文集序等篇皆義精  
而詞俊質絕塵表其不厭人意者惜少雄直之氣驅邁之勢姚  
氏固有偏於陰柔之說又嘗自謝爲才弱矣其論文亦多詣極  
之語國史稱其有古人所未嘗言竊獨扶其微而發其蘊惟亟  
稱海峰不免阿於私好要之方氏以後惜抱固當爲百年正宗

未可與海峰同類而并薄之也淺謬之見惟希裁正國藩回任江表昀逾半年轄境敕平雨澤霑足歲時可望豐稔惟是精力日衰前發疝氣雖已痊愈目光蒙霧無術挽回吏治兵事均未能悉心料理深爲愧悚吾鄉會匪竊發益陽龍陽等城相繼被擾此輩游蕩無業常思逐風塵而得逞湘省年年發難剿之而不畏撫之而無術縱使十次速滅而設有一次遷延則桑梓之患不堪設想殊以爲慮